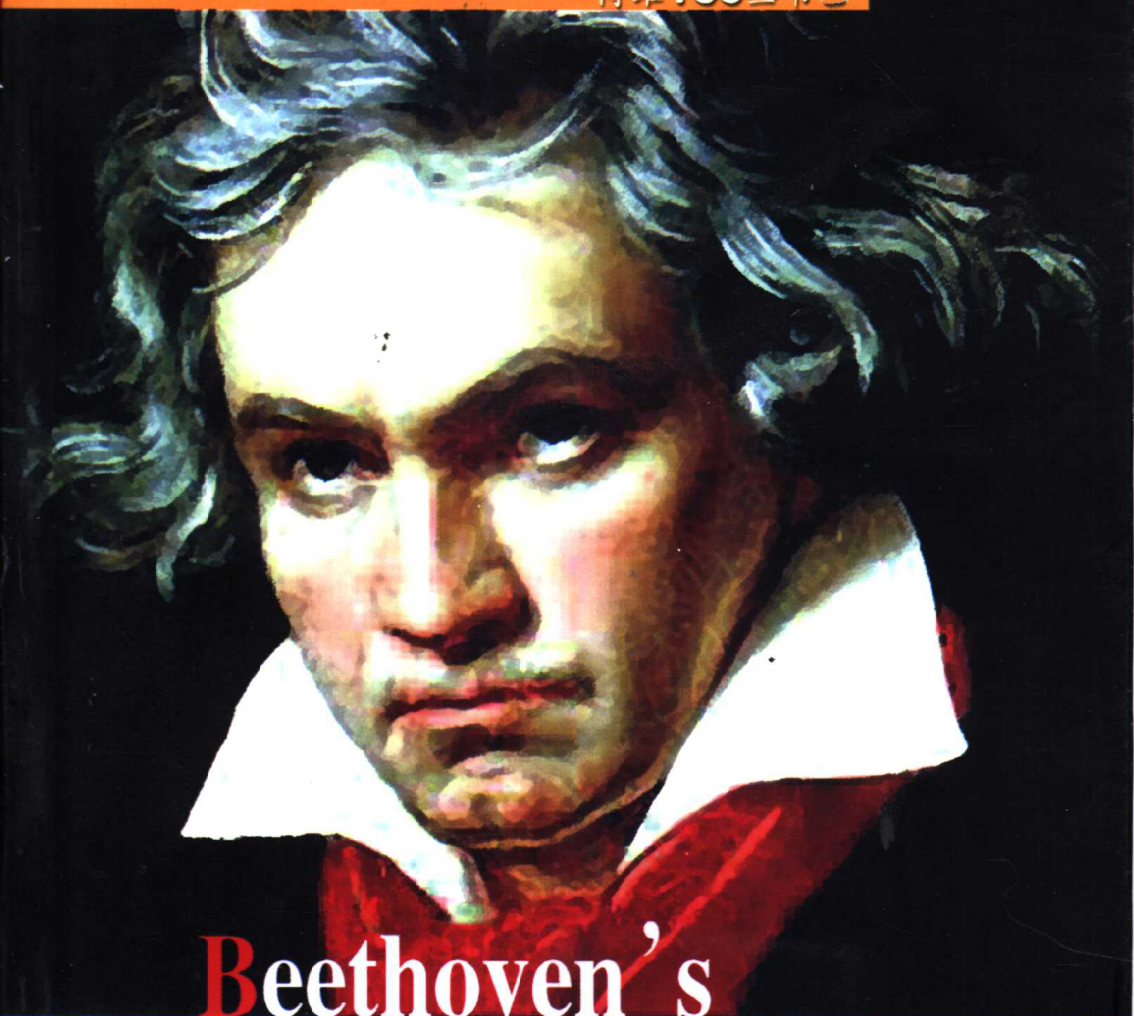


博维100丛书



Beethoven's
Hair by Russell Martin

贝多芬的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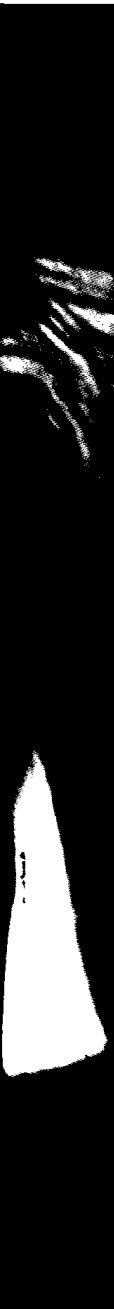
[美] 罗素·马丁 / 著
邹海仑 蔡曙光 / 译

看见天日的历史迷雾与音乐悬疑

我将扼住
命运的咽喉，
而不会
被命运所征服。
啊，能够
长时间地活着
那该是
多么的美好。

——贝多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贝多芬的头发

重见天日的历史迷雾和音乐悬疑

BEETHOVEN'S HAIR

[美]罗素·马丁 著

邹海仑、蔡曙光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多芬的头发:重见天日的历史迷雾和音乐悬疑/

(美)马丁(Martin, R.)著;邹海仑,蔡曙光译.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2.4

ISBN 7-5057-1782-0/C·259

I. 贝… II. ①马…②邹…③蔡…

III. 贝多芬, L. V. (1770~1827) —生平事迹 IV. K835.16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9770 号

Beethoven's Hair: How a Lock of Hair Solved the Riddle of a Great

Composer's Deafness & Helped Save Lives in Nazi Europe

Copyright © 2000 by Russell Marti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2 by China Friendship Publishing Corporation

(Zhong Guo You Yi Chu Ban Gong Si)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roadway Books,

The Doubleday Broadway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书名	贝多芬的头发
著者	(美)罗素·马丁
译者	邹海仑 蔡曙光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176000 字
版次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1782-0/C·259
定价	20.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2—0676 号

内容简介：

1827年，贝多芬临死之前，一位年轻的音乐家费迪南德·西勒来到贝多芬的床前，向他崇敬的大师表示临终的敬意。大师死后，按照习俗，西勒剪下了贝多芬的一缕头发作为纪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缕头发神奇地来到了纳粹占领下的丹麦，成为吉勒耶城的医生奇·弗雷明的收藏品。当时，弗雷明医生正秘密地帮助犹太人逃脱纳粹的迫害。是谁给了弗雷明医生这缕头发？为什么给他？是什么原因使弗雷明医生战后对战时发生的一切保持沉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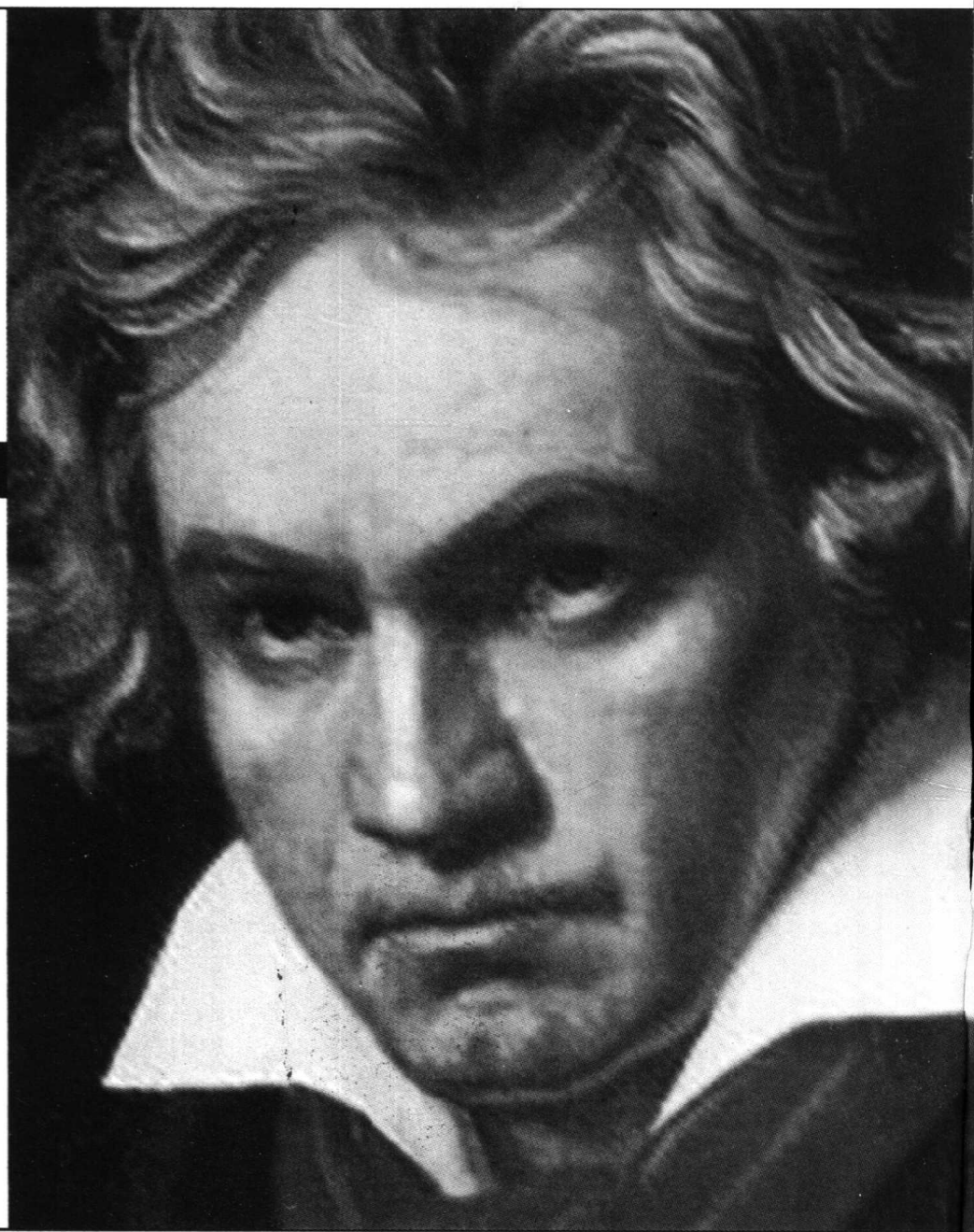
弗雷明医生死后，他的女儿成为这缕头发的继承人，并使头发走进了苏富比拍卖行。1994年，在一次拍卖会上，两名贝多芬的崇拜者艾拉·布里兰特和“切”·格瓦拉买下了这缕头发，之后通过DNA试验，最终揭示出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贝多芬长期的慢性病、晚年失聪以及他的最后死因。

策 划 博 维

责任编辑 吴昌荣

特约编辑 李立玮

装帧设计 大灰狼工作室



编者前言

亲爱的读者：

20 世纪 90 年代中叶，罗素·马丁读到一份《丹佛邮报》，上面报道了苏富比拍卖行拍卖一束贝多芬头发的消息。他谈到，最使他感兴趣的是这头发的两个购买者的姓名：艾拉·布里兰特和阿尔弗雷多·“切”·格瓦拉。按照罗素的说法，“面对这样的姓名，我感到自己不得不对这件事进一步追踪下去。”

在他的追踪探索中，他发现故事的各种细节层层展开，此刻这本惊人而不同凡响的书就捧在您的手中。这头发被人从躺在灵床上的贝多芬头上剪下来，随后它的踪迹穿过了维也纳音乐界，穿过了纳粹占领下的丹麦，一路历经坎坷，来到苏富比拍卖行，并且最后走进了分布于美国各地的许多实验室。在这些实验室里，科学家们对这头发及其附着的毛囊进行了脱氧核糖核酸试验和其他试验。试验的结果，在这里第一次向世人揭示出是什么导致了贝多芬长期身体欠佳和耳聋。

然而这本书绝不仅仅是一件名人遗物的旅行史——它是一

本内容丰富的印第安那·琼斯^①式的历险故事，充满了种种错误的线索，在想象中再现的英雄主义场面和悲惨的逃亡，以及惊人的分子科学世界里的全部成就。《贝多芬的头发》是那种能把历史的一角栩栩如生地再现在人们眼前的书，它同样生动地表明了我们对主人公的看法，以及我们将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下定以使他们永生不死、与世长存的决心。

那么现在请坐下，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放在您的CD唱机上，沉浸在这陌生而神奇的贝多芬头发的故事之中吧。

您衷心的，

资深编辑
卢克·登普西

^① 印第安那·琼斯，系美国著名影星哈里森·福特担纲主演的电影三部曲印第安那·琼斯故事中的主人公，三部片子分别拍摄于1981、1984和1989年。

又死而复生？那么请告诉我他在何方：
为看到他我愿付给你一千英镑。
他没有眼睛，尘埃使他双目失明。
梳理他的头发吧：看！它直立挺挺，
好像涂有粘鸟胶的树枝攫住我翅膀受伤的灵魂。

——威廉·莎士比亚
《亨利六世》

哦，要是能活上它千次该有多么称心。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摘自致弗兰茨·魏格勒的一封信

目 录

1	序曲	1
2	贝多芬：1770~1792	11
3	剪取头发的男孩	19
4	贝多芬：1792~1802	59
5	吉勒莱厄的礼物	69
6	贝多芬：1803~1812	113
7	在苏富比拍卖行卖的头发	125
8	贝多芬：1815~1824	151
9	切·格瓦拉的头发	163
10	贝多芬：1824~1826	193
11	非常先进的显微镜	203
12	贝多芬：1826~1827	257
16	尾声	269 结束

1

Prelude

序 曲



1995年12月一个温暖的早晨，贝多芬的头发在一个玻璃小纪念品盒里放了几乎两个世纪之后，即将变成被人们格外关注的对象。现在它属于两个男子：一位是生于布鲁克林的艾拉·布里兰特，他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菲尼克斯实业发展商；而另一位是个墨西哥裔美国医生，他的名字十分惊人——切·格瓦拉。他们已经在图森的亚利桑那医疗中心大学的一个大教室里和一群审查者会齐：到场的有一位刑事人类学家，一位医学检验员，一位档案保管和监护人，一位医学摄影师，一位录音秘书，一位公证人，一支当地电视新闻报道人员组成的队伍，以及一群来自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影摄制人员。十点半，所有的人都迅速聚齐了，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第一要务就是签订一个合同，约定这些头发该怎么分。一旦解开这些年代久远并已经发脆的发束，一一清数完毕，其中百分之二十七将归主要的投资者格瓦拉所有，他是来自边界城市诺加莱斯的一位泌尿科医生。这个纪念物将由他和共同所有人布里兰特捐赠给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州立大学的艾拉·弗·布里兰特贝多芬研究中

心，它将被永久保存在那里。

合同签订了，正确地加盖上公证人的印章，很快就轮到那个装头发的小纪念品盒了。它被装在一个黑木的椭圆形框子里，长十厘米多一点，那卷漂亮的棕灰色头发被封在两片玻璃之间，其中一片是突起的。一张已经变脆的纸被封在这个框子的平平的后面，在上面某个名叫保罗·西勒的人在很久以前用德文写下了以下的文字，并在这些文字下面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这束头发是我的父亲费迪南·冯·西勒博士在路德维希·冯·贝多芬逝世之后那天，也就是说，1827年3月27日，从贝多芬的尸体上剪下来的，并且在1883年5月1日在科隆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

在艾拉·布里兰特和其他人全神贯注的注视之下，格瓦拉大夫和管理人南希·奥迪加德（他们俩都穿上了绿色外科消毒服，戴上了口罩和手套）在一张无菌桌上工作起来。他们用卡钳量着小纪念品盒上的玻璃和围着它的框子的尺寸，不断报告着一系列数字和他们对这个小纪念品盒的印象，然后格瓦拉拿起一把解剖刀，准备对盒子内部进行分析。这简直就是一种外科手术，这位大夫一边带着小心和自信进行着手中的工作，一边描述着自己下的每一刀和自己的观察情形，他进行的那种解释评论就好像他面前的对象是一副人的内脏，而聚集在那里的那些旁观者是一些容易眩晕呕吐的医科实习生。“现在我正在切开粘着纸衬的最后的一点儿胶水，”他宣布道，他的声音带

出的不仅是专注。“现在我要撕掉这层纸衬了，并且……让我们看一看，下面……这儿还有另一层纸，上面写着东西，而且……我相信是用法文写的。是否有人能来确定一下这是不是法文，并且为我们翻译一下？”

一架摄像机从头顶上向下俯视，它本来是为了给一些更常规的外科手术录像而不是为了对付这种错综复杂的任务，这群人中的其他人从放在这个房间四周的电视监视器上观察着那位大夫的工作。是的，那是法文，有人说。文字的内容是用铅字印成的，但是很难辨识，房间里的人很快一致同意那张做衬的纸仅仅是一块报纸。然而，写在格瓦拉揭开的下一层纸上的文字却既清楚又令人惊讶。这次的手写内容是德文的，这些文字说明这个小纪念品盒在 1911 年被科隆的一个画框匠“重新粘过”，这个重新封装的工作完成于保罗·西勒就要年满 58 岁的时候，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写下了外层纸上的那些解释性文字。

终于，这位医生戴手套的手里拿着的东西就只剩下两块靠在一起的玻璃了，奥迪加德帮他牢牢地扶住玻璃的边缘，同时格瓦拉开始用一把手术刀撬开封蜡。“嘿，你们能听见那声音吗？”他问道。“在我分开这玻璃的时候我听见‘砰’的一声空气声，就好像里面是真空的似的。”当医生的刀子缓慢地沿着那个椭圆形环绕一周时，两分钟的时间过去了，这时两片玻璃终于分开了，格瓦拉小心翼翼地把那片带拱型的玻璃与另一片揭开，虽然有片刻谁也没有说话，但是你能够感觉到人们巨大的兴奋。那里是贝多芬的头发，在至少八十年以后第一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许时间还要长得多。它看上去显得比放在

玻璃里面颜色要更深一些，是一盘小心地盘成的卷发，这群人中有一位猜想，它大概包括一百或者两百根头发。当有人帮助格瓦拉解开罩着他鼻子的口罩皮带以后，他向桌子俯下身，嗅着那卷头发。没有什么气味，他宣布，然后，艾拉·布里兰特和其他人自顾自地朝前挤过来，靠近这个了不起的遗物。

贝多芬的头发被拍照、称重并在高倍显微镜下细细检查之后，上午的时间结束了，这群人解散，去举行一次庆祝性午餐。刑事人类学家沃尔特·伯克比宣布根据快速检验，这盘头发的情况符合大约两百年的头发的状况；他指出看上去它没有寄生虫——或者寄生虫的尸体——当他宣布至少有一些头发附有发囊时，这群人都很高兴。当时十五岁的费迪南德·西勒在剪这束头发的时候肯定揪得很紧——这是一个初步猜测——这个男孩完全出于无意而从贝多芬的头皮上揪下一些发囊的事实，意味着的确可以进行脱氧核糖核酸实验，本来这群人中谁也没有敢指望这种可能性，直到这一刻到来之前。

在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摄影机继续转动着，审查组的成员第一次向公众描述了计划进行的各种实验安排。首先要检查头发的脱氧核糖核酸——如果做到了——很可能会有一系列的检查，来断定贝多芬去世的时候在他的身体中是否有鸦片剂。其他分析将研究他头发中的微量元素：高量的锌可能意味着他的免疫系统已经被严重损伤；汞的存在表明他由于受到感染接受过治疗，高量的汞甚至进一步说明了贝多芬为什么会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反常行为；大量的铅则指明了这位作曲家耳聋的潜在原因，并且甚至可以解释在他的整个成年生活中一直困扰着他的其他疾病。

随之而来的许多技术和实验程序创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人们研究了拿破仑的一束头发——当时的实验推断没有人给那位皇帝下毒，与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学家怀疑的情况相反——格瓦拉告诉被召集来的记者们，贝多芬的实验将被设计得只需毁掉（或者永久性地改变）刚刚开封的头发中的极其微少的几根。而且这些实验将只由一些高水平的科学家来进行：“我们将准备一份草案，以保证这项工作将在十分严格的条件下进行，在有法律监督的、无菌的、现代的条件下进行。我们计划把一些有联邦调查局资格认证的专家制成表格，然后邀请他们向我们提出具体的实验建议。但是我们将不会牺牲很多头发。主要的事情是我们希望两百年后的人们不会认为有一些不能胜任的新手在进行工作。在二十五或者五十年前，这种实验还是不可能的。而今后五十年，我们也许会得到更多的知识。”

但是各报纸和电视台的记者们都想知道更多的东西：他们需要了解是什么促使格瓦拉和他的合伙人买下贝多芬的头发，并且在现在开始对它进行严格的检查。究竟是贝多芬的什么使他们如此着魔？

“我对贝多芬的兴趣就好像一团火在我心中燃烧，”七十三岁的艾拉·布里兰特回答道，他的布鲁克林腔儿由于移居亚利桑那三十年而略有减弱，“二十年前，出于想要拥有贝多芬本人接触过的某些东西的强烈愿望，我开始收集他的书信和他的作品的一些最初版本。这是我向他的伟大表示尊敬的一种方式。”他是一个个子矮小的人，他那浓浓的眉毛和深陷的眼睛活脱脱就像那位作曲家在镜子中的影像。艾拉·布里兰特解释说，在将近一年前的十一月里的一天，他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格

瓦拉（此人也是贝多芬的狂热崇拜者），当时他刚刚看到这束头发被列入了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目录，于是这两个人一致同意要把它攫为己有。“这远远胜过贝多芬接触过的什么东西。这束头发就是贝多芬。这是遗物中的奇迹。”

当然，那位医生也同意这一点。他是个长着一头黑色浓发的高大男子，他说话的时候还带着原来的西班牙腔儿——对于他的朋友们来说，“切”是他很久以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得到的外号——格瓦拉不仅拥有贝多芬的音乐而且拥有贝多芬本人在他身上激发出来的一种福音派教徒的激情。“正如诸位所知，贝多芬是一个聋子。他受到肾结石的折磨，那种情况是非常疼痛的。他患有肝炎；他经常穿插着患有多种肠胃感染。对于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患有那么多的疾病，受到如此巨大的折磨，却能创作出超人的音乐，这种音乐实际上能够把人的精神提高到一种与我们平时生活截然不同的高度和境界，这真是令人惊叹！”

贝多芬的头发依然盘成一团，就这样它在几乎两个世纪前被人封装起来，数百根独立的头发依然有待去清数。为了可靠地保存，它们已经被拿出来，但是切·格瓦拉说到它，就好像要把它保存在这个房间里：“要得到这束头发，从而接近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男子汉……对我来说是个人的一個巨大胜利。因为这束头发的获得已经改变了我的生活。”

* * *

在一百七十年前，一个温暖的五月的下午，贝多芬的头发从他的头上奔放狂野地纷披扎散开来，头发下的那双黑黑的眼睛虽然显得不大，但是发出刺人的光亮，正像他每天穿过这个城市散步时那样。他的皮肤黑黝黝的，他的前额宽阔高耸，在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脸上的许多地方就因为出天花留下了一些小麻点。他的个子矮小，即使是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看也是如此，由于到 1824 年他的肠胃病已经折磨了他三十年，所以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身材矮壮宽阔的结实汉子了。那年春天他常常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去散步，那是一种古怪笨拙的步子，尽管他穿行于这个豪华喧闹的城市之中，但是他却常常听不见城市发出的喧嚣声——无论是摊贩们的手推车和大马车发出的不休止的喧响，还是玩杂耍的、演木偶戏的和街头音乐家们的庞杂吵闹声，他都听不见，这些人似乎塞满了每一个街角；他既听不到熟人们发出的亲热的问候，也听不到顽童跟在他背后发出的奚落辱骂。耳聋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无情地剥夺了他听到的那些最微妙的声音，已经把他的世界变成一个既充满活力又极为孤立沉寂的世界，而今他能够听到的只有他想象出来的声音了。

然而，贝多芬这个神奇而古怪的人物——他有时被人们错认为是一个徒步旅行者——在那个时刻，在这个无数精美的屋顶下都塞满了作曲家的城市里，却是其中最杰出的作曲家。他